



奇俠樊鍾秀

I 247.51

奇侠樊钟秀

568

秦俊著

华 艺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8 号

责任编辑:丁洪章 封面题字:郭国旺
封面设计:郝延康 插图:文剑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侠樊钟秀/秦俊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ISBN7—80082—629—5

I. 奇… II. 秦… III. 革命斗争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124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5315 号

《奇侠樊钟秀》

秦 俊

出版发行: 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3 号)
邮编:(100034)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河南省新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开 11.125 印张 225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ISBN7—80082—629—5/I·91
定价:11.80 元

内容提要

国父者，孙中山也。

遍查中国历史，做皇帝、总统的数以千计，身后举国曰之为父的仅孙中山一人。其位之大、之尊，堪与炎皇比美。

然而，孙中山生前，真正服从他的领导，信仰他的主义者寥若晨星。

一代奇侠樊钟秀便是这晨星中的一个。他少林寺中学过艺，黄龙山上称过王；几度造反，几度招安，位至北洋政府少将师长。孙中山蒙难永丰舰，一纸公文，他竟率部相投，从河南杀到广州，平叛建首功，其部被孙中山尊之为“天下第一军”，其人位居陆军上将兼天下第一军总司令。自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矢志不渝地执行三民主义。两次北伐，功勋卓著。反帝反蒋，一马当先。蒋介石对他又敬又恨又怕，金钱、地位、通缉令，三管齐下，得到的是一番嬉笑怒骂和反蒋宣言。蒋介石痛下决心，中原大战，首先拿樊钟秀开刀……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本文既有险象丛生的斗智斗勇，又有至义至诚、至惨至暴的土匪生活，还有几朵娇美、几朵羞涩的情爱之花。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

目 录

- | | | |
|----|-------------|-------|
| 一 | 憨三无艳福 | (1) |
| 二 | 奇侠闹宜川 | (16) |
| 三 | 每餐必人肉 | (34) |
| 四 | 误入杀人窟 | (47) |
| 五 | 铁嘴张伯英 | (57) |
| 六 | 色上一把刀 | (70) |
| 七 | 人模与狗样 | (80) |
| 八 | 秤盘上女人 | (92) |
| 九 | 天下第一绝 | (105) |
| 十 | 浪女戏淫棍 | (115) |
| 十一 | 义救王议长 | (126) |
| 十二 | 独闯母猪峡 | (137) |
| 十三 | 炮轰总统府 | (148) |
| 十四 | 总统与奇侠 | (159) |
| 十五 | 巍巍国母恩 | (171) |
| 十六 | 殷殷军民情 | (181) |
| 十七 | 惹祸小祖宗 | (191) |
| 十八 | 智过仙霞岭 | (201) |
| 十九 | 天下第一军 | (209) |

二十	好汉无好妻	(220)
二十一	激战南阳城	(231)
二十二	哼哈红枪会	(240)
二十三	洋人的县长	(251)
二十四	中国第一患	(261)
二十五	檄征吴佩孚	(269)
二十六	痛骂蒋介石	(281)
二十七	火焚少林寺	(291)
二十八	朕也怕恶人	(300)
二十九	大闹蒋公馆	(311)
三十	魂归碧云寺	(322)

一 憨三无艳福

破屋灵堂，跪着一位身穿重孝的二八少女。狂风呼地掀翻了屋顶，灭了长明灯，卷走了灵箱上蒙面冥纸。

少女娇躯一纵，扑向飞舞的冥纸。暴雨如影随形，劈头盖脸浇向灵箱和少女，那少女急转身子，扑向灵箱，用双手护住死者的脸，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呢？又瘦又干又白，苍白如金箔。风卷秀发，雨拍娇躯，也不知过了多久，少女双脚如椿般伫立着，远远望去，犹如一尊雕塑。但她毕竟不是雕塑，足未动，面已变，由红变白，白得与灵箱上那脸一般无二。

怎么又黄了？黄得透亮！她娇首一低，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又不知过了多久，一书生模样的红脸少年急匆匆闯进破屋，抱起水泊中的少女，焦急地呼唤道：“英妹，英妹，你醒醒，你醒醒呀！”

千呼万唤，赵学英终于醒转过来，慢悠悠地睁开秀目。她朝少年望了一眼，不知是激动，亦或是悲伤，泪花在秀目中滚了几滚，扑嗒落到地上。

“葬大伯的事你别愁了！”他盯着满面泪水的赵学英继续说道：“我爹正在卖北庄那十亩地哩，田契都写好了。”

赵学英嚎地一声哭道：“晚了，马里长将俺卖给了张庄憨三。”

少年如雷轰顶，颤声道：“啥？你卖给了憨三！”他头昏如斗，一个模糊的农家小院，跃入了他的脑海，驱也驱不去。

土打的院墙内，围了一棵又高又大的皂角树。树下站着一男一女，男的约有十八九岁年纪，憨头憨脑。女的四十来岁，细条个，瓜子脸，腰里系条白围裙，手里攥了一把铜钱，她一连数了三遍，抬起头来说道：“三，这是 20 个铜钱，去街上买包红膏子！”她将钱塞到三的手中，又一次叮嘱道：“记清，是红膏子，染染给你娶花女穿！”

三傻笑着说道：“嘿嘿，记住了！”他一转身走出院门，一边走一边念叨：“红膏子，红膏子，红膏子……”他还没走进店铺，老板便笑着迎了出来：“憨三，买点啥？”

憨三一怔，自语道：“买啥？我妈叫我买啥？”他抓耳挠腮。老板满面笑容道：“别急，好好想想，是吃的，穿的，还是玩的……”

憨三一拍脑门道：“嗨，想起来了，是买膏子！”

老板笑微微道：“啥膏子？”

憨三又是一怔，想了想道：“花女，花膏子。对了，花膏子！”

老板再也忍俊不禁，吞儿一声笑道：“我这小店，没有花膏子，你回去问清了再来。”

风萧萧，雨淅淅，樊道隆肩背褡裢匆匆而行。大树后呼地窜出一年约四旬的鼓腮汉子，横身挡住了他的去路，嘿嘿一笑道：“樊先生，这么大泥还出门呀？”

樊道隆止住脚，随口诘道：“秀他姥姥不大舒服，我去给瞧瞧。”

鼓腮汉子眨了眨灰目狡黠地一笑道：“出诊咋没带药箱？”

“这……”樊道隆那张宽宽的大脸如同血染的一般。

鼓腮汉子摆了摆手道：“算了，不扯这些了，我还有有个事。”

樊道隆警觉起来，瞪着一双不安的眼睛瞅着他。

“县里叫组织乡勇队，一亩地出一两银子购枪，你家是105亩地……”

樊道隆强装笑颜道：“既是上边说了，我一定出，不过，这几天手头有些拮据……”

那汉子朝樊道隆肩头的褡裢一指，笑嘻嘻道：“你这里边装的是啥？”

樊道隆双手不由自主地护住褡裢，喃喃说道：“这是俺卖地的钱，用来给学英家还债，还要埋葬她爹。”

那汉子似笑非笑道：“赵学英的事你就不用管了，她找了个好婆家，得了一百两银子。”说罢，把一只肉奶奶的涂着红指甲的大手伸向樊道隆。

樊道隆心头一颤，一连退了三步：“五魁老弟！不，马里长，那憨三又丑又傻，咱不能眼睁睁叫学英这朵鲜花往牛粪上插呀！”

马五魁脸一沉道：“那赵学英又不是你的闺女，你管人家嫁个啥样男人，拿来吧！”一双肉奶奶的大手缓缓朝褡裢抓去，樊道隆一退再退，身后是一条小沟。

马五魁冷哼一声，大跨一步，劈手抓住褡裢，朝怀中猛地一拉，把个樊道隆差点拽倒在地。

樊道隆稳了稳身子，死死拽住褡裢，恳声道：“马里长，您行行好吧，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学英死去的爹娘面上，您宽限俺几天

吧！”

马五魁二目闪着凶光，照着樊道隆小腹猛踹一脚，夺过了棉袄。

樊道隆“哎呀”一声，双手捂住小腹，蹲在地上，额头上布满了亮晶晶的汗珠。

马五魁曳鞋，瞪着樊道隆，慢慢将棉袄挎上右肩，慢慢转过身去，哼着小曲儿，朝村中走去。

喧闹了一天的村庄渐渐静了下来，偌大一个村子唯有憨三家一片辉煌，树枝上、屋檐下悬挂着六盏大红灯儿。屋里也有光，但那是蜡，一对鸡蛋粗的大红蜡烛把个花花绿绿的洞房照得如同金壁辉煌的宫殿。二十岁左右的憨三在母亲的暗示下，傻哈哈地朝新娘走去，又短又粗的十指伸向蒙头红布，他拽了几拽，那红布动了几动，未能拽下头来，一双俊目转向了他的母亲，似求援，又似无奈。

憨三娘伸出双手，作一个猛地拽布的动作。他会意地一笑，双手伸向蒙头红，“嗨”地叫了一声，将它扯了下来，露出一张笑脸。那脸如同水洗一般，一双凤目肿得如同核桃。

憨三傻笑着，直着眼睛瞅着赵学英，涎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嘻嘻！”他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傻笑。

房门咚地被人推开，涌进十几个手持刀枪的土匪，为首的乃一矮汉，二十来岁，长着一双鹰目虎牙，继之是一儒生打扮的白脸青年。

憨三娘脸色大变，颤抖着声音道：“你们这是……”

姓汉右手一扬，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刺向她的心窝，她尖叫一声，一屁股蹲在地上，双手捂着心窝，手抖个不停。

姓汉朝白脸土匪努了努嘴，白脸土匪犹豫了一下，朝瑟瑟索索的憨三劈头一掌。他连哼都未曾哼上一声，便倒在地上，随着母亲的冤魂急匆匆去了酆都城。

夜茫茫，少年书生独自在村头徘徊，夜愈深，风愈凉。凉风拂面，入身、入心，把他那乱麻般的心窝吹得更加紊乱。他不知道是恨马五魁，还是恨爹爹，亦或是恨赵学英。若照他的想法，以暴制暴，以刚克刚，你马五魁既是抢了我的钱，我就敢一把刀子捅了你，可他爹爹不干，爹爹说，杀人者偿命，马五魁作恶多端，死期不会太远，他的命已经不值钱了，可咱的命值钱。何况，马五魁还会几路拳脚，樊钟秀也不是他的对手。

要救赵学英，难道只有杀马五魁这一条路可走么？不，那路多的是，就看你走不走。若照少年书生的意思，只要能救出赵学英，阎罗殿的大门他也敢闯。事实上，连阎罗殿的影子都没望到，他便败下阵来，且一连败了两阵。这头一阵，败在一个钱上。一天之内弄到一百两银子，对一个未弱冠的少年，谈何容易。为筹钱，他奔波了整整一天，才借了十几两。他忽然想到了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可赵学英不答应，她说，妈妈死得早，爹把她拉扯大不容易，她怕她这一逃，马五魁迁恨于她爹，来了个破棺戮尸，害得爹爹九泉之下也不得安生，这不是为孝之道。他说她这是妇人之见，还搬出《史记》上一段话劝学英：“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赵学英

不为所动，说是：“作人之道，以孝为先。”还搬出了妇孺皆知的《弟子规》：“丧三年，常悲咽……丧礼尽，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话不投机，叮当起来，赵学英一怒之下，决绝地将少年书生赶出门外……

一酷似少年书生，但比他略小三四岁的少年从村中跑出来。这少年便是他的嫡亲弟弟，大名樊钟华，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五，时人称之樊小五。

樊钟华上气不接下气道：“二哥，憨三被人杀了，学英姐也让人给抢走了！”

少年书生“啊”了一声，朝憨三家狂奔。那院里人声嘈杂，早已没了大红灯笼。黑暗中，马五魁大声嚷道：“这憨三一定是樊家老二杀的。走，抓樊钟秀去！”

少年书生大声嚷道：“放屁，我樊钟秀和憨三无冤无仇，我为啥杀他？”

马五魁冷笑道：“怎么没仇，憨三抢走了你心上人儿赵学英，你怀恨在心……”

樊钟秀冲上去，千仇万恨，凝聚于掌，照马五魁脸上“啪”地就是一掌，打得他眼冒金星，一连倒退三步，“呀”地一声朝樊钟秀反扑过来。一乡勇挺刀朝樊钟秀后心捅去。

樊钟华大声喊道：“二哥当心！”奋脚朝乡勇踢去。

手无寸铁的樊氏兄弟，凭着一腔热血，一双肉掌，与马五魁及其乡勇们展开一场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

樊钟秀浑身血污，蓬头跣足，沿着田埂，漫无目的走着。天将黎明的时候，一条无名小溪横在面前。他正有些口渴，见了这清清的

溪水，心头不由一喜，紧跑两步，跳进溪中，双手捧着溪水，甜甜地喝将起来。

他忽然发现了水中的倒影——吊死鬼般的花脸，脏兮兮的衣服。这就是我么？他呆呆地望着溪水。

溪水中缓缓走出一位倒立的和尚，距他一丈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霍然长身，面向和尚大声吼道：“你这和尚，老盯着我干什么？”

和尚低眉敛目，双手合掌，高喧佛号：“阿弥陀佛，施主休要动怒，老衲乃少林寺主持，法名恒林……”

和尚，樊钟秀见得多了。宝丰山多，庙多，和尚自是也多，但大都是些庸庸之辈，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和尚竟与马五魁狼狈为奸，为害乡民……少林寺不同，此乃天下第一名刹，内中隐居了一大批得道高僧，而恒林禅师则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一把禅杖，舞得快如闪电，一指禅神功不知折服了多少武林高手，樊钟秀早就想拜他为师，学一套少林真功，苦于没人引荐。而今，他自己送上门来，此时不拜，更待何时。

樊钟秀跳上岸来，朝着恒林纳头便拜，恳声道：“禅师，我要跟你学艺，我要报仇！”

和尚连连摇头道：“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为怀，戒色戒杀生。若是单单为了报仇二字，老衲断不敢收你为徒！”

樊钟秀如冷水浇头，冷入骨髓，只觉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

和尚飞快俯下身子，掐住他的人中穴。稍许，樊钟秀慢慢悠悠醒转过来。眼眶中窝了两窝晶莹的泪水。他一咬牙，滴下两滴豆大的泪珠，满含悲怨道：“禅师，您不该救我，您为什么救我？”

和尚长叹一声暗道，此人身怀血海深仇，三两句话岂能化解得了！罢了罢了，暂且收他为徒，作个俗家弟子，慢慢教化也就是了。心念至此，高喧一声佛号道：“老衲观你龙睛阔额，一身浩然正气，久后定能报效国家，暂且收你为徒。……”

樊钟秀闻言大喜，竟不等禅师把话说完，倒身拜了三拜。

清风冷月下的樊家大院，停了三辆马车，十几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蜂涌般登上停在前边的两辆马车。

三日未见，樊道隆苍老了许多，还不停地咳嗽。在一素妆少女反樊钟华的搀扶下，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走向停在后边的马车。他颤抖着双腿，踩着儿子的肩头好不容易攀了上去。

车夫冲着素妆少女小声说道：“樊姑娘，该上车了！”

素妆少女轻轻掸去樊钟华肩上的土灰，凄凉地说道：“五哥，我也走了！”这少女便是樊钟秀嫡亲妹妹樊江英。她红着眼圈跳上了马车。

樊道隆探出头来，一字一顿地叮咛道：“华儿，你一定要没法找到你二哥，免得他回村后遭马五魁毒手！”他望着连连颌首的五儿子，顿了顿又道：“你二哥脾气不好，千万别叫他寻马五魁复仇，他若是不听劝，就不是我的儿子。”

车夫单手按着车辕，一欠屁股，坐了上去，啪地一挥鞭子，那马一声嘶鸣，扬起四蹄……

樊道隆二次探出头来，半直着身子，频频挥手，心中默默地念道：“再见吧儿子，再见吧生我养我的夏庄，还有那祖上辛辛苦苦营造的樊家大院……”

有道是血泊难舍。这大院，樊家已经住了九代，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凝聚着樊家几代人的心血。而今，他要舍它们而去，心中的痛苦，局外人是很难想象到的。他的手越挥越慢，心越走越沉，泪愈流愈多、愈长……流了数百里，在陕西省宜川县黄龙山下落了户，开荒种地，间或行医。

深山老区，缺医少药，他的医术已有相当造诣，到了这里，更是凤毛麟角，如鱼得水，三年不到，便落了个神医绰号，求医者川流不息，家中的银子风吹般地直往上涨。但他一点也不摆富贵人家的排场，不时督促家人读书种地，那棉花长有半人多高。俗谚说：“七疙瘩八疙瘩，一亩地收不了十斤花。”而他的地三十斤也不止。

天高云淡，和风拂面，身穿粉红色上衫的樊红英领着十三岁的堂弟樊钟逵走向棉田。

樊红英微笑着说道：“七弟，人都道你的手快，会双手摘花，你敢和三姐赛一赛么？”

樊钟逵瞪着一双大眼睛说：“怎么不敢？”他那大眼睛里忽地闪出一道明亮的光：“赛输了呢？”

樊红英侧着脸，笑咪咪地说：“你说呢？”

樊钟逵歪着头沉思了片刻道：“你给我二十两银子。”

樊红英吓了一跳道：“好大的口气，二十两银子，能买三四亩地呢，小小年纪要这么多钱干啥？”

樊钟逵嘿嘿一笑道：“这你别管，反正我有用处。”

樊红英笑道：“什么用处？”

樊钟逵诡谲地一笑道：“你别问，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樊红英收敛了笑容道：“你不告诉我，我就不和你赛了。”

樊钟逵抓耳挠腮道：“这……”他往前凑了两步，压低了声音道：“我想去少林寺找二哥学艺。”

樊红英怔了一怔道：“这不成，少林寺距宜川千里之遥，你小小年纪，如何去得了呀！”

东边的大道上忽然响起了啾啾的马嘶声，樊红英朝那大道上望了一眼，娇容失色道：“七弟，土匪又下山了，咱们躲一躲吧！”

樊钟逵不慌不忙道：“躲啥？他们的头儿还叫大伯治过病哩。”

樊红英摇了摇头道：“土匪都是属猴的，那脸变得快，还是躲一躲吧。”

她伸出一只玉手，拉住樊钟逵胳膊，钻进了对面的高粱地。

鹰目虎牙的矮汉照青鬃马屁股上狠抽了一鞭，双腿使劲一夹，那马又是一声长鸣，扬起四蹄，如飞般朝棉花地奔来。

与矮汉同行的几个土匪各自照坐骑抽了一鞭，朝他追去，当头的是一白脸汉子。

矮汉勒住马头，沿棉田巡了一圈，喃喃说道：“怪，我明明看见这里站着一红衣女子，眨眼之间便不见了！”

白脸土匪朝高粱地一指道：“是不是藏到那里边去了？”

矮汉手一挥道：“搜！”众匪徒喊叫着朝高粱地涌去。樊红英匍匐在地，浑身乱抖，面如白纸一般。

一小匪惊喜而又激动地大声叫道：“这不，在这里。”快步朝樊红英走去。

樊钟逵呼地站了起来，横身挡住了那个小匪。

小匪瞪着一双鸡眼，一步步朝樊钟逵逼去：“嗨嗨，你是吃了熊

心豹胆，还是活得不耐烦了？”他抡圆胳膊，啪地给了小钟遼一记耳光。

小钟遼摸了一把火辣辣的小脸，呸地吐了一口唾液，憋足了劲儿，一头将小匪撞了个仰面八叉。

小匪一张驴脸因羞愤而涨的通红，他爬将起来，饿狼般地朝樊钟遼扑去。

樊红英紧紧拽住小匪后衣襟泣声恳求道：“大王，有道是大人不和小人怪，宰相肚里行舟船，他还是个小孩，才十三岁呀！”

小匪反腿一脚，踢在樊红英腰窝。她惨叫一声，仰面倒了下去。就在她将倒未倒的时候，一双短粗的胳膊将她拦腰抱了起来。

她仰面朝姪汉望了一眼，娇容失颜，左挣右挣，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也没挣开身子。

姪汉瞪着一双淫邪的目光盯着樊红英：“别挣了乖乖，累坏了身子，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樊红英挣扎着娇喘道：“放开我，快放开我！”

姪汉张着毛茸茸的流着涎水的大嘴说道：“嚷啥，本大王还要请你作压寨夫人呢！”说着，把一张臭嘴吻向她那樱桃般的小口。

樊红英尖叫一声，将脸扭向一边。这一声尖叫惊得正在和小匪搏斗的樊钟遼胆肝欲裂。他虚晃一招，摆脱了小匪的纠缠，朝姐姐奔去。那小匪好生了得，三两个起落，赶上了他，一把拽住他的后衣领子，就地旋转了三百六十度，将他摔倒在地，右腿一抬，骑到他的背上，抓住他的头发，将那头狠狠地朝地上碰去，咚咚咚……

樊红英一边挣扎，一边骂道：“姓黄的，你狼心狗肺，你好了伤疤忘了痛……”